

018582

日本侵华史

牛翰杰编著

大事記

(1358-1945)

鉤沉史料
批閱文獻
兼索旁收
加工整理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

日本侵华史大事记

(1358~1945 年)

牛翰杰 著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二〇〇〇年八月

序言(一)

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几经波折，终于与读者见面了，实在让人高兴。这既是对作者孜孜不倦、呕心沥血的补偿，也是对日本二战投降五十五周年纪念日的一份献礼。在当前，这部书有着特殊的意义：因为我们的一些同胞、尤其是年轻的一代，对日本侵华的历史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；有的迷恋、迷惑于日本的经济成就、高科技的进步，忘记或不愿回顾往事；也有如台湾“副总统”吕秀莲者数典忘祖、认贼作父；特别是鉴于日本当局的一些高层决策者，至今对日本侵华历史讳莫如深、百般辩解、极力粉饰、甚至篡改历史的现实。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以编年史的形式，用活生生的事实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六百年来，对我国所犯下的件件罪行，掷地有声，铁证如山，让世人有目共睹。这不仅可以教育我们的国人，特别是警醒年轻的一代，不忘国耻，前危后则；也可以使日本的一些朋友或有良知者，更了解自己的先人六百年来所犯下的罪行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共同为促进中日友好而世代努力。历史是不允许改写的，而后人也无需代前人受过、承担罪责。但后人却有责任和义务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，并用行动改正前人的错误、洗刷前人的耻辱。同是二战策源地的德国就是这么做的，而不像日本当局的一些高层决策者，至今仍用墨写的谎言，试图掩盖血写的历史。所以，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的出版、恰逢其时。这也是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一大贡献。

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三十五年前，我忝为其师，他又是我的得意弟子，后来我们又成为同志，并在同一战线甚至同一部门工作过。我对他的人品、学识是尊敬的，特别看重的是他百折不回、坚忍不拔的毅力。以他年轻时的文学素养，考上重点大学

的中文系是轻而易举的，但不幸的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他与大学无缘，我曾为他的失落惋惜过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但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，把路途的坎坷、人生的不平积蓄为一种向上的力量，使他战胜了逆境的困苦、工作的繁忙、身体的疾病、世俗的偏见、搜集、整理资料的困难……而终成此书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所以我想，尽管三十五年前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大学生；但三十五年以后，我们却多了一个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者。虽有所失，更有所得。看来人生的成功之路，并不只是从大学的校门起始，这也是作者自身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。

作者书成之后，要我写上几句话，使我十分为难。自从我离开工作岗位之后，久不动笔、已力不从心；更何况以我之学识，为此专著作序，实有班门弄斧、不知量力之嫌。但后来想，好在我比作者虚长几岁，算为师兄，就是说上几句痴话，也会得人谅解，所以才写了以上的话。据我所知，作者目前正在积蓄力量，撰写《日本侵华史》初稿。我们殷切期待下一部专著早日面世，以飨读者。

曹智育

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七日

曹智育先生，是作者中学时代的老师，退休前任中共呼伦贝尔盟委政研室主任、盟委秘书长等职。

序言(二)

翰杰学长的大作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即将付梓,我极感快慰。翰杰嘱我为序,作为与翰杰在小学和中学十二年间的同窗挚友,我欣然从命。

翰杰在青少年时期便有十分扎实的文史功底,且文笔极佳,一向被同学视为“文豪”。他的功底,得益于他的聪慧头脑。他常能独辟蹊径,掌握有效的读书方法。记得当时大家都喜欢读《红楼梦》,有人提议作一次比赛,看谁能把《葬花辞》背得又快又准。未出几天,其他同学还在皱着眉头拼命记忆的时候,翰杰已经能够一字不差地把黛玉这篇凄婉的诗句背出来了。同时,他的扎实的功底,得益于他的勤奋。中学语文课本早已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渴望,大部头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、各种文学评论集、历代散文诗词名篇,经常是他的案头必备品,有时他还去文化宫阅览室,搜求一切感兴趣的文章。可以不夸张地说,翰杰在中学时期的文史书籍阅读量,在不少方面超过了大学本科生的水平。班级教室的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,那是同学们发表得意之作的园地,黑板的两侧用红色油漆写着韩愈的两句话:“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毁于随。”这是翰杰推荐的座右铭,得到了同学的认可,也受到了老师的赞赏。在古贤哲的训诫中,同学们度过了充实而难忘的千百个日日夜夜。

凭着翰杰的学识,继续深造当然毫无问题。但他为极“左”政策所累,竟被摒于大学门外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,这也未必算什么损失,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学生,有许多是只“革命”不读书的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自那以后三十多年来,翰杰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,在各方面,特别是文史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他读了电大文学专业,写过不少颇有特

色的文章、小说、诗歌，现在，他的历经十年辛苦的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又整理出来并即将问世，实在可喜可贺。

翰杰喜欢文史，特别钟情于文学。如果只事文学创作，不去搞研究，一般来说资料多寡问题不大。可是近十几年来翰杰移情于史学，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，其完备与否便举足轻重了。可以想见，翰杰在偏僻之地海拉尔，搜罗近600年来日本侵华的资料，其艰辛必非常人所能承受，正如翰杰在《前言》中所说的那样，只有靠“顽强的毅力和韧劲”。亦因如此，我对翰杰的钦佩更进了一层。

翰杰编写此书的宗旨，尤使我感动。近代的中国积弱积贫，除了自身腐朽的原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列强的侵略所致。而在诸列强中，日本依据其地理之便，对中国的侵害时间最久，造成的灾难也最深。勿忘国耻，警惕军国主义，催人奋起，翰杰以30万字的篇幅，充分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，其炽热的情感，洋溢在字里行间。

我虽然从事史学研究，但方向是民族史，对于日本侵华问题知之不多。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，必能从翰杰的这本书里，进一步了解日本侵华的前前后后，愈加激起富国强兵的使命感。

我期待着翰杰的大作，能起到应有的作用；也冀盼着翰杰的更精彩的续作《日本侵华史》，有朝一日能够面世。

薄音湖

二〇〇〇年八月于内蒙古大学

薄音湖先生，是作者中小学时期的同窗，现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、内蒙古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、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、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明史学会理事。

序言(三)

我是海拉尔第三中学六九届的学生。在那个没有课上的年代，一入学，就知道三中有一位语文老师，他的口才极佳，语文课也讲得非常精彩，他的名字就叫牛翰杰。他当时不是我的任课老师，但是却成为我们喜欢语文课的同学们所崇拜的偶像。于是，不管这位老师出现在什么地方，都会成为我们学生注目的对象。我们希望能观察到他独到的口才，雄辩的辩才和丰厚的文学修养。

时间转眼过去了许多年，待我再见到牛老师时，他正在中共海拉尔市委宣传部工作，报纸上时常能看到他写的文章，果然是文采飞扬，不同凡响。这时我已与牛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往，并且把当年对老师的崇敬心情表达过了。再隔些年，听说牛老师先后在市劳动局、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。前不久，他带来一本书稿，让我看一看。我非常惊奇：牛老师在什么时间、用怎样的精力、写出这么一本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的啊！

从他的《前言》中，我了解到，牛老师用了十年的时间，潜心研究这一课题。他以自己不懈的努力，盯住这一题目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在浩瀚的资料中，整理、编撰了这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本书。这对于一个远离内地，又不是专门搞史学研究的人来说，的确是严峻的挑战。但是牛老师恰恰是在这样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、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进入崭新的时代、国泰民安、人民生活逐渐走向富裕的时候，身负历史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用自己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史学知识，满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，写出了这样一部警示我们勿忘历史、勿忘日本侵华罪恶的好教材，给我们提供了极具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完整专著。这件事本身，对于我们的社会，对于我们加强对青少

年的教育,都是一件大好事。

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,牛老师一定付出了许多。在他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,他积极准备,四处奔走,查阅史料,才有了今天的成果。这部书的出版发行,证明和标志着,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,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人,认准一个目标努力去实现去奋斗的精神状态和远大志向。只要从自身做起,努力奋斗,锲而不舍,就会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地区有贡献、有意义,这也是牛老师写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。

中学的时候,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,但是这一次,他却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
韩 桦

二〇〇〇年八月于海拉尔

韩桦女士,是作者在海拉尔三中任教时的学生,曾任中共呼盟委宣传部副部长,现任盟妇联主席。

前 言

我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，研究历史只是个人的业余爱好。

说起研究日本侵华史，到今年恰好是十年了。十年前，我正在读电大，除了担任班长、担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之外，还主办一张小报，名曰《电大学生报》。有一次给小报通讯员开会的时候，电大领导给我出了个题目：是不是讲一下当前学潮的问题？于是，我才想到考察学潮的焦点。

当时的学潮，是由“一二九”运动 50 周年引发的。于是我查了一下历史，知道当年华北已无宁日，“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就是那时的写照。再看一下日本的情况，只是区区一个岛国而已，人口一亿多，与今日四川省人口不相上下；面积不到 38 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云南省。地不大，物不博，人口又不多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和胃口，先跟他的师传之国——清朝开仗，又打疆域辽阔的俄罗斯帝国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德意志，第二次大战打美利坚，日本疯了吗？紧接着又考察战后日本崛起的奇迹，更使人目瞪口呆：在一片战争废墟之上，日本人克服了多少困难，仅仅用了 40 多年的时间，就成长为世界上的经济巨人，这里的奥秘是什么？

正是这一个又一个问号，引起了我对日本的兴趣和研究日本侵华史的欲望。

我原来就爱好文史，但在 1965 年高中毕业之后，由于当时“左”倾路线已经登峰造极，我未能被高等院校录取。后来得知，其原因只

有一条：“家庭成分未查清”。实际情况是——土改时我父亲不在原籍，只是根据土改前三年的经济状况，自报“贫农”。而原籍的村政权看到父亲离开了农村，给我家划为“中农”。“中农”就中农吧，如果告知本人，也就没什么纠葛了，偏偏当时的政工干部擅长神秘主义，任何人也不来透一点风。就这样，1946年才出生的我，背着“家庭成分未查清”的包袱，落榜了。

对日本侵华史感兴趣之后，我得益于当年文史知识基础比较扎实，查阅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历史资料，借阅，购买，摘抄，复印……一直不间断地准备了10年。

按我原来的构想，我是准备写一部专著的，书名就叫《日本侵华史》，提纲也几经草拟，几经调整与修改。后来由于工作繁忙，家务琐事又太多，一度身体又不太好，实在无力完成这一庞大工程，这才改变了主意，把原准备作为《日本侵华史》附录的“大事记”先整理出来，有条件的话，先行出版，在以后精力与条件允许的时候，再完成《日本侵华史》全书的写作。

打定主意先整理“大事记”，到今年也已是四个年头了。业余研究历史，太苦，太累，太难。这里且不说学识和基础较差，也不说经济上的困难，就说查点资料吧，海拉尔真可谓地老天荒的穷乡僻壤，图书馆小得可怜，藏书量也少得可怜。在这种条件下研究历史，没有顽强的毅力和韧劲，是不可能胜任的。

好在，这本《大事记》算是编完了。尽管它有许多疏漏、舛误和值得推敲的地方，但毕竟它就要问世了。它的学术价值也许很小，任何有点毅力、只要肯干的人，都能完成这类资料收集和排列的工作。

二

历史是什么？历史不是任人妆扮的小姑娘，可以花团锦簇，又可以衣衫褴褛；可以象大家闺秀，又可以象小家碧玉。历史也不是能随意雕琢的大理石，既可斫成人物、禽兽，又能凿成石阶、栏杆。历史是一座高山，千年不改本来面目，万代不变天然本性。正因为如此，古往今来有多少大人物，妄图篡改历史，妄图重写历史，都一一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。而秉笔直书，仗义执言，决心用鲜血和生命留下信史的学者，却能万代流芳，受人景仰。

历史是什么？历史只不过是昨天的现实，而今天的现实，在明天也是历史。由此可见，历史，具有不可重写性，不可更改性，不可再现性，不可伪造性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历史是人们记录下来的往事。文字出现之前，历史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；文字出现之后，历史就是一卷又一卷的史册。难怪有一位哲人说，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用笔墨写成的，历史是人民用血汗写成的。任何妄想改写历史的企图，都将徒劳无功。

历史虽然不可重复，不可再造，但历史又是浩繁博大、纷纭复杂的。譬如历史是一间房子的四壁，而人们见到的，只能是一面墙，或半面墙。被人们称为“历史”的史书，流传后世的就更少了，只不过是墙上的一张地图，或者一幅油画。至于某一学者个人，即使他能博览群书，广闻强记，也不可能把这地图或油画全部看到，他能掌握的，至多只有这地图或油画的百分之一，或者更少。另外绝大部分“历史”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，都被人类忽略了，淡忘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任何史书，都只能反映历史的轮廓，而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。就算历史是

一座万仞高山吧，你想把它记录下来，留给后人观看，不管是临摹，还是写生，或是录相、摄影，充其量，只能记录下高山的一个侧面，而不可能记录下它的全部。

当然，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。历史，它不可更改，不可伪造，不可重写，不可再现。正因为如此，历史是人们最好的老师，常被用来教育后人，警示来者。编写这部“大事记”，目的也是用血淋淋的历史事实，揭示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。尽管“大事记”还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全部，但毕竟是血写的历史，是墨写的谎言所无法掩盖、无法替代、也无法更改的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大约是从日本刚刚摆脱战后危机的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吧，日本的右翼势力就企图复活军国主义，制造一次又一次事端，为二战中日本不光彩的历史辩解、粉饰，甚至不惜篡改历史。每年8月，亚洲都要热闹一阵子，多数亚洲国家是纪念二战的胜利，纪念摆脱殖民统治的盛大节日；而日本是为了纪念原子弹的爆炸，并借机控诉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灾难。名义上都是“纪念”，从日本列岛上发出的却总是不和谐音，那是由于他们颠倒了因果，从未认真反省：日本为什么战败？为什么吃了原子弹？为什么受到那么多国家的切齿痛恨？当然，原子弹这种空前残酷的大规模杀伤武器，给日本和平居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、创伤和痛苦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，是应该深表同情的。但日本人民一定要知道：美国当年为什么要在日本投放原子弹？原子弹对早日结束战争，减少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伤亡，不是毕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了吗？

三

这部《日本侵华史大事记》，从体例上看，它是一部编年史；从内

容上看，它是一部专题史，它主要记录的是中日关系史的一部分——日本侵华史。

中日两国发展关系，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现在常说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中日友好源远流长，这话不假。从两汉、魏晋、南北朝以来，中日之间一直以和平友好为主，这也是事实。但是，近六七百年以来呢？近一百年以来呢？对不起，血雨腥风，剑拔弩张，枪林弹雨，你死我活，——这些污秽的、触目惊心的字眼，充斥在中日关系史中。这期间，只有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战船去攻击日本，妄图使日本臣服在元军的淫威之下。除此之外，全部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我们的教师“历史”，便是这么讲的：

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，在明王朝存在的近300年间，倭寇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。倭寇杀人放火，掠夺财物，奸淫妇女，荼毒百姓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，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，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。这一点，日本学者从不讳言。中国的历史典籍，《明史》中记载的倭寇侵扰达百余次，《国榷》中记载了500多次，《筹海图编》记载了一些较大的战役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专辟一篇《沿海倭乱》来记叙此事，而《明实录》中的记载，则更为详细，更为具体了。

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，由于日本实行“锁国”政策，中日之间曾和平相处了两百余年。1868年“明治维新”以后，日本迅速崛起，经济军事实力急剧增长，于是又以蛮横、冷酷、杀人不眨眼的狰狞面目，出现在中日关系史中。1874年，日本染指台湾；1878年，日本吞并琉球；不久又在琉球群岛设置冲绳县；继而覬觐朝鲜，妄图把朝鲜半岛，变成侵略中国的跳板。

晚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，为日本霸占东亚的野心，造就了“天赐良机”。上个世纪末，为了打通进军“满洲”的通道，日本首先在朝鲜肆

虐，继而挑起了甲午战争，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清王朝，割占台湾，强索赔款，然后又吞并了朝鲜。

北洋军阀的统治，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。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才在各派军阀之间纵横捭阖，翻云覆雨，炮制“二十一条”，策划“两原借款”，诱使奉系军阀签订“密约”，两次出兵山东，妄图一口吞下中国的半壁江山。

紧接着，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寇铁蹄蹂躏东北；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兵锋指向全中国。台湾人民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亡国滋味，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隶生涯，全国人民长达8年多的浴血抗战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世代代都不应该忘记的。

四

经过“明治维新”，日本迅速走上军事帝国主义道路。为了对外扩张，日本野心勃勃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一次又一次与军事大国兵戎相见，在历史上扮演了侵略成性的国际宪兵的角色。

首先，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机会，诱使清政府出兵，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。经丰岛偷袭、平壤整兵、黄海海战，日本进占辽东、入侵威海，迫使清政府缔结城下之盟，得到了巨额战争赔款、四口通商权及割占台湾、澎湖及辽东。当时，清廷管辖的领土面积，是日本本土的30多倍。

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最大利益，不是巨额战争赔款，不是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等四口通商权，甚至也不是得到了海外第一块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宗主权，而是武力威胁和武装侵略所带来的巨大甜头。当然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，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

制约。“三国干涉还辽”，俄、德、法逼迫日本吐出了马上就要进嘴的一块肥肉，使日本朝野上下、新旧军阀一片切齿之声。经过近十年的“卧薪尝胆”，终于在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。这是一次主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、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利益的肮脏战争。清政府积贫积弱，无力保护自己祖宗的发祥地，只好掩耳盗铃地宣布“局外中立”，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强盗，在中国的领土上杀人放火、枪来炮往。要知道，当时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面积，超过日本列岛近56倍。

1914年，日本又一次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。当年是中国的甲寅年，连同甲戌年（1874年）日本企图入侵台湾、甲申年（1884年）煽动朝鲜脱离中国、甲午年（1894年）发动日清战争、甲辰年（1904年）挑起日俄战争，连续五个甲年日本在中国寻衅，因而中国史学界有人称之为“五甲之祸”。甲寅年（1914年）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，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报“干涉还辽”的一箭之仇，迅速向德国宣战，并且出兵山东，妄图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，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。当时德国的面积与日本大体相当。

1941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为了争夺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，日本军国主义孤注一掷，又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，使美国驻珍珠港的舰队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美国飞机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也极其惨重。当时，美国本土的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25倍左右。

这样，到1942年5月，日本军队占领了香港、马来亚、菲律宾、印尼、缅甸、北婆罗洲、新几内亚北岸，以及威克岛、吉尔伯特群岛、所罗门群岛和太平洋上其他一些岛屿，加上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占领的朝鲜、台湾、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，日本统治了大约5亿人口和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“最辉煌”时

期。

五

研究历史，从来都是以史为鉴、古为今用的。研究日本侵华史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举世公认，日本是世界上一流的经济强国。1990年，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，上升到16%，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巨人。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，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。八十年代末，日本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，进入九十年代，日本经济仍未出现大的波动，汽车、彩电、钢铁、船舶、数控机床等20余种产品的产量，均居世界首位。

在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方面，中日两国相差十分悬殊。1990年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7921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4.8万亿元），而中国只有1.74万亿元，日本为中国的8.5倍。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3267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2.3万元），为中国的83倍。1995年，日本的军费开支为445亿美元，相当于3693.5亿元人民币，而中国只有632.7亿元，日本为中国的5.8倍。人均占有国防经费，日本为358.87美元（2978.62元），中国为52.24元，日本为中国的57倍。日本有自卫队员24万人，每名自卫队员占有国防经费154万元人民币；中国军队人数为日本的10倍，每名军人只有国防经费2.6万元，日本是中国的59倍。这样一对比，中日双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孰优孰劣，就一目了然了。

日本的经济实力十分强大，但资源却极度贫乏。除煤、锌、木材有一定储量外，绝大部分依赖进口。其中，镍、磷、铝土矿100%依赖进

口,石油、铁矿 99%以上需要进口,天然气、铜矿的进口量也达 90%以上。这个人口有 1.24 亿、占世界总人口 2.3%,面积 37.77 万平方公里、占陆地总面积仅 0.25%的富国,是不会长期满足这种畸形状态的。

不满足现状怎么办?不满足当然要向外扩张,要掠夺别人的资源。这就构成了对世界的威胁。

不错,日本有和平宪法,有美国驻军对它的制约,日本人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。但这些都靠不住。

如果说“和平宪法”是一纸空文,那可能夸张了些;而如果把“和平宪法”看得威力无穷,恐怕也不是事实。“和平宪法”既然是日本人制订的,日本人当然能够通过同样的程序推翻它。

如果说美国驻军对日本是一个制约因素,那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。二次大战后,美国曾经为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做过一些贡献。但紧接着美国又扶持了日本。从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,到联合国军的侵朝战争,美国由袒护日本进而利用日本,使日本成为五十年代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的重要砝码,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所以,归根到底,美国和日本在对付中国方面是一致的。

至于日本民族的抗战心理,我们不宜估计过高。当年日本侵略军攻下旅顺要塞,后来占领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,日本民族都曾经陶醉在提灯游行的彻夜狂欢中。至今,日本民族中不正常的民族优越感,强悍的好胜心,以及巨人囚于樊笼般的压抑心理,都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中存在着。遇到适当的气候,好战的右翼势力就会占上风,就会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,就会把日本拖上军国主义的老路。

实际上,日本急于充当政治军事强国的野心已经按捺不住了。军费开支突破国民生产总值 1%的限额,强行通过“和平合作法案”,悍